

3-1-2016

## 香港 / 中國：從赫爾 (Stuart Hall) 看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認同：以肖友懷事件作為例子

Siu Yeung CHI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程少陽 (2016)。香港 / 中國：從赫爾 (Stuart Hall) 看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認同：以肖友懷事件作為例子。文化研究@嶺南，51。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51/iss1/9/>。

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香港／中國——從赫爾（Stuart Hall）看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認同

——以尚友懷事件作為例子

程少陽



（圖片來源：<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te=2015-01-15>）

## 引言

在殖民主義底下，「身份認同」從來都是說不清楚的話題，香港自不例外。自一八四一年起經歷英國殖民，間斷地到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到如今二零一六年香港人因為對中共的恐懼而強調「香港文化」與內地人（或者，用現今的說法，是「蝗」<sup>1</sup>）的差別，所謂的香港人的身份正不停被撕裂、切割、再定義。有關身份認同的理論很多，本文欲以赫爾（Stuart Hall）的理論作為切入點，以界定身份認同的構成，以及當中的矛盾，再以之來對比香港現今的局面。

---

<sup>1</sup> 「蝗虫」是香港人對內地人的一種比喻描述，具有他們侵占、掠奪香港（資源）的意象。詳情可見二次創作《進擊的蝗虫》一曲，盡見香港／內地的仇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6yAD59\\_Lu8](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6yAD59_Lu8)

根據赫爾 (Hall, 1990)，身份認同有兩種維度。一是與集體分享文化、歷史部分的文化身份，是基本 (essence) 的身份建成。這種與人共享歷史、習慣的身份是固定、持續的框架。而另一種則是想像的身份認同，透過與我們日常的行為／社會連結，從而不斷再生產主體——我們成為什麼 (what we have become) 的身份。而這個不斷再實踐的身份建構，是可能被權力塑造的，例如我們的階級、種族、文化符號等都會對我們認知的「身份」有所影響，而這些都是能由權力為我們所定義、劃分的。

經由權力為我們定義身份的結果，很有可能會掉入本質論的陷阱。薩依德 (Said, 1985)，在東方主義一書中亦有提出，當對「東方」的理解是經由「西方」——亦可稱權力重心——論說下之結果，那麼我們對弱勢的認知，甚至是弱勢社群對自己的認知，就只能停留在掌握話語權力的國家／當權者的述說當中。這種強／弱、富／貧的對比，除了會產生標籤效應之外，更會激發出排他性。不論是強勢者排斥弱勢，還是弱勢者自身亦同樣會因此經驗而意識到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他人」(Otherness)。

赫爾 (Hall, 1990) 補充，身份認同都是有其歷史的，而歷史則有其真實性、物質性及特定的符號。歷史不斷地與我們「談話」，而我們就是如此與過去的記憶、幻想 (fantasy)，不斷的重新述說，去建構我們的身份，以及不斷重置 (positioning)

我們與社會的關係。故此，我們的身份，我們與別人的差異，永遠都是在一種不穩定、永恆的騷動（unsettlement）之中，缺乏一個最終的定論。

香港又如何去看自己的狀態？葉蔭聰（1997）曾在〈邊緣與混雜的幽靈〉一文就香港的文學評論看流行的「香港身份」定位。根據其引用李歐梵的說法，人們的身份認同在殖民主義底下分裂，香港的作者以香港人充滿「混雜性」及「邊緣性」自居。「混雜性」的出現是因為被殖民者（香港）在面對殖民者（英國、中國）文化時，總是充滿錯置與誤讀，我們沒有全盤接受到外來的文化及身份，因此會出現「不純正」、「複雜」的感覺。但這種混雜的說法，「殖民——民族／本土」的二元框架，卻掩蓋了更多實在的政治。另外，在香港的電影、小說文本當中，有不少對內地人有「大鄉里」、「落後」等刻板印象的角色出現，事實上，此類的文本是界劃著香港自身的優越性。香港人以所謂邊緣自居，其實同時亦表露出「大香港」對他者（內地人）的敵意。然而，葉蔭聰同時指出，其實這類內外的劃分是具有政治性的，香港人雖把自己置在生活受到破壞的受害者位置上，將香港的社會危機推卸到由外部（內地）而來，卻沒有梳理到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矛盾的根源。直到現在，這個分析仍然有警示性。

殖民統治在香港留下了「遺忘」。馬國明（2009）曾在〈有待相認的香港：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的歷史意義〉一文中留下這樣的評述：「雖然在這段悠長的（殖

民) 歲月裏，香港和中國大陸的聯繫從未間斷，但香港歷史的軌跡跟中國大陸並不盡同。起碼當中國大陸陷入文化大革命的燥狂時，香港不但獨善其身，而且在出口導向的政策帶動下，經濟開始起飛，英國殖民者後來便以此來宣傳由漁村變國際金融中心的經濟奇蹟作為香港歷史的大論述。在這套論述的支配下，香港市民大眾自食其力，掙扎求存的事蹟被淹沒。」由是，香港直到現今都一直保留這種對自身的敘述，被當權者塑造，遺忘了「大眾」的敘述。赫爾 (Hall, 1996) 認為被遺忘的身份，或者說，消除 (under erasure)<sup>2</sup>亦是一種身份認同。依赫爾所言，身份認同並不止是一種主體如何認識自己的遊戲，身份認同也是一種排他的遊戲。從權力的縫合之下，這種不能說出的認知也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建構。

###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對身份認同的數據結果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 2015)，從二零一零年起，香港人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一直在「中國人」之上，大約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市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並有日漸上升的趨勢。可自一九九七年回歸以後，「混合身份」一直才是最多港人認同的身份。將身份認同以量化研究的方式呈現能掌握、分析大量的數據，卻缺少了深入的分析，如主體的經驗、轉折，以及數據背後的原因。

---

<sup>2</sup> 消除—「是指在寫作時寫下某詞，又將其劃去，但在發表時保留寫作和刪除的痕跡，如“identity”。」(Li, 2011)

羅永生（2007）曾就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有以下見解，他認為香港的身份認同與城市的想像有莫大關連。在三、四十年代香港的南來潮之中，香港人仍以「中國人」的認同為多，但到五十年代難民湧入，香港人的身份意識變得薄弱，因此對許多人來說不過是一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空間，並沒有發展城市共同體的基礎。經過六、七十年代的醞釀，八十年代的香港前途談判，「香港人」的聲音缺席，反而更令「香港人」的身份意識浮現。而此後，香港人的身份操作一直是沿以相對於「大陸人」建構而來，作為一個「現代」的殖民城市，殖民者留下的制度與生活經驗成為了「香港人」的核心，例如，獅子山下精神、法治社會，這些仍然是與內地「搶資源」的印象、「黨大於法」的事實相對而成的，而到今天，我們仍然是如此高舉著這些「獨一無二的香港價值」作為香港人優越的憑證。

隨著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政府干預愈來愈明顯，香港的反作用力亦愈來愈強烈。香港的反共、厭共情緒作為政治立場仍然大有市場（包括揚言為香港爭取甚麼甚麼，抗赤化的泛民主派亦高舉此旗幟）。自雨傘運動後，香港的政治立場就只能簡化為「黃絲」、「藍絲」般，以是否恐共作為政治身份的驅幹。二零一五年五月，一名「無證」居港少女自殺身亡，事件激發另一名「雙非」<sup>3</sup>男童尚友懷向工聯會（即香港工會聯合會）陳婉嫻求助，並希望爭取居港權（東網，2015）。新聞報出後，未料尚友懷沒有得到大眾的同情，更因雙非的身份備受唾罵，指其貪得

---

<sup>3</sup> 父母皆非香港人的兒童

無厭。網上甚至有人發起要求尚友懷遣返中國的群組及簽名運動。<sup>4</sup> 此後，尚友懷在訪問時言，希望有香港人收養，但開出條件是「要疼我」、「不能打我」、「要給我探婆婆」……但香港人又指其要求無理，要尚友懷盡早被遣返。



(圖片來源：<http://topick.hket.com/article/606310/> 匿港9年懷仔應否有居留權？)

雙非的身份為香港人垢病，港人擔憂的主因是對「雙非」、「內地人」有既定的刻板印象。「資源論」是香港人最常掛在嘴邊的講法，指香港的醫療、住屋，乃至日常用品如奶粉等都不足夠應付本地人的需要，內地人再到來香港旅遊及居住都只會徒添負擔（經濟日報，2015）。甚至，他們被認為是故意掠奪香港資源的一群，故有上文所說「蝗虫」的講法出現。

尚友懷的出現令香港人聯想起若果居留權先例一開，日後就有不少人「偷渡」過

---

<sup>4</sup> 詳情請看連結〈強烈要求尚友懷遣返中國〉，

[https://www.facebook.com/%E5%BC%B7%E7%83%88%E8%A6%81%E6%B1%82%E8%82%96%E5%8F%8B%E6%87%B7%E9%81%A3%E8%BF%94%E4%B8%AD%E5%9C%8B-1443198942643809/?ref=br\\_rs](https://www.facebook.com/%E5%BC%B7%E7%83%88%E8%A6%81%E6%B1%82%E8%82%96%E5%8F%8B%E6%87%B7%E9%81%A3%E8%BF%94%E4%B8%AD%E5%9C%8B-1443198942643809/?ref=br_rs)

來取得港人資格。獅子山下的香港人，辛勞工作，卻要承受高樓價、缺乏社會保障的惡果。坊間不少「打尖論」（如內地人可優先編配公屋等說法），亦是將內地的富／窮人視作同一群體，香港政府政策的失誤，推卸在弱勢的內地貧者之上。

「大陸人」亦有許多不符合香港人想像的「不文明」、「不城市」的表現。肖友懷求助後，香港網民搜索出一段影片，<sup>5</sup>影片內的肖友懷身形龐大，與其他街童爭執、打架，不少人亦以此為攻擊的原因。而中港矛盾的形象正正映射在此影片之上。香港人對橫蠻的中國政府的恐懼、厭惡，與肖友懷「以大欺小」的身影同出一轍。肖友懷與香港文明的身份不一樣，稱之為「壞仔」，並斷言不應該批予居留權給內地人，給「說謊很久未有外出，圖以欺騙港人同情心」的肖友懷。

對肖友懷的批評，在民間中轉瞬成為同為打擊內地人的抗議聲音。本身為肖友懷安排面試的孔教學院大成小學亦不能避免成為攻擊目標，被貼上「偷渡」、「賣港賊」、「包庇罪犯無法無天」、「大成小學之我同學係人蛇」等字樣的標語（明報，2015）。「罪犯」、「賣港」等說法是根據「守法」和「維護本土利益」的港人身份所劃分出來的。香港——與葉蔭聰所言的一致——以自身受害的形象出現，卻同時為自身塑造了一個優秀與他者（內地人）迥然不同的「核心價值」。當這個價值與引發社會危機的內地人衝撞，即會產生強烈的劃分，而這種操作，就是如赫爾所說的，建立身份認同的機制。我們與他者的不同，身份認同正是一種劃分的

---

<sup>5</sup> 詳情請看〈順利邨遇上技安打大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l1Pudd2fpU>



遊戲，權力的操作。



(圖片來源：<http://f3312.miniforum.net/showpost.fcgi?MGID=3067392&page=2>)

香港人將對內地人的影像反映在尚友懷身上，將貪心、好吃懶做、不事生產等形象透過此一事件，將這些特質說成是內地人的本質，更加確認、鞏固了對內地人的成見。本質論危險的地方是，過於容易將現實的複雜性磨平，而仇恨的發洩，則落在一個我們自己所虛構的，為了顯示自身身份而劃分出一個空洞，卻又誤指的群體身上。

## 結語

身份認同作為政治實踐重要的一環，其基本的操作是由劃分他者而來建立我們的差異。差異突顯了我們的苦處，同時差異又令我們對他人的痛苦失去同理。那並非「我們」之一，而外人的醜惡，又正正是我們苦難的原因。由此，仇恨沒有辦法解決，權力亦沒有被聲討。弱勢的人為著被指控的身份、特質，而進一步陷入激烈的爭執之中，嘗試把對方的責難合理化。這不是有沒有做過的問題，而是為

了群體而必須發聲，是還擊的衝動。

如果身份認同是不停地建構、流動的話，“what we have become？”這個問題是我們必需要質問自己的。所謂的核心價值，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我們」是如何連繫，要與權力寫下的歷史串連，還是要創造我們自身的身份，又誰應該歸納在我們之中。地區／國族的身份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充滿矛盾及張力的事實，令我們真實的處境、問題不能被正確地理解的一種虛假意識。打壓水貨客不會令世界變得美好，打壓雙非兒童也不會令香港變得更和平，我們必需要做的，是跨越這些空虛的認同，認識到每天的剝削出自哪裏，才有可能真實地面對各種各樣的矛盾。

參考資料：

1. Hall, Stuart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p 222-239.
2. Hall, Stuart (1996). ‘Who Needs “Identity” ?’ In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s. Stuart Hall & Paul du Gay. London,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SAGE, pp. 1-17.
3. Said, Edward. (1985).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4. 馬國明 (2009)。〈有待相認的香港：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的歷史意義〉。《路邊政治經濟學》。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5. 葉蔭聰 (1997)。〈邊緣與混雜的幽靈〉。《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6. 羅永生 (2007)。〈(晚) 殖民城市政治想像〉。《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7. 李文靜 (2011)。譯者是誰?：譯者的身份認同與翻譯研究 (博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tran\\_etd.4](http://dx.doi.org/10.14793/tran_etd.4)
8.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 (2015)。市民的身份認同感。檢自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index.html>
9. 東網 (2015)。〈12 歲無證童匿港 9 年 從未返學冀投案過新生〉。檢自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50520/bkn-20150520214453287-0520\\_00822\\_001.html](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50520/bkn-20150520214453287-0520_00822_001.html)

10. 經濟日報（2015）。〈憂內地人搶資源 港府要疏導〉。檢自

<http://paper.hket.com/article/760059/%E6%86%82%E5%85%A7%E5%9C%B0%E4%BA%BA%E6%90%B6%E8%B3%87%E6%BA%90%20%E6%B8%AF%E5%BA%9C%E8%A6%81%E7%96%8F%E5%B0%8E>

11. 明報（2015）。〈本土派包圍助懷仔小學 女生嚎哭〉。檢自

[http://news.mingpao.com/pns/%E6%9C%AC%E5%9C%9F%E6%B4%BE%E5%8C%85%E5%9C%8D%E5%8A%A9%E6%87%B7%E4%BB%94%E5%B0%8F%E5%AD%B8%20%E5%A5%B3%E7%94%9F%E5%9A%8E%E5%93%AD-%E5%85%88%E5%9C%8D%E9%99%B3%E5%A9%89%E5%AB%BB%E8%BE%A6%E4%BA%8B%E8%99%95%20%E5%A4%A7%E7%BD%B5%E3%80%8C%E8%B3%A3%E6%B8%AF%E8%B3%8A%E3%80%8D/web\\_tc/article/20150524/s00002/1432402984907](http://news.mingpao.com/pns/%E6%9C%AC%E5%9C%9F%E6%B4%BE%E5%8C%85%E5%9C%8D%E5%8A%A9%E6%87%B7%E4%BB%94%E5%B0%8F%E5%AD%B8%20%E5%A5%B3%E7%94%9F%E5%9A%8E%E5%93%AD-%E5%85%88%E5%9C%8D%E9%99%B3%E5%A9%89%E5%AB%BB%E8%BE%A6%E4%BA%8B%E8%99%95%20%E5%A4%A7%E7%BD%B5%E3%80%8C%E8%B3%A3%E6%B8%AF%E8%B3%8A%E3%80%8D/web_tc/article/20150524/s00002/1432402984907)